



80年前,驻津日军签字投降

张新华



■ 历史一刻

1945年8月13日和9月30日,蒋介石先后任命张廷谔、杜建时为天津市市长、副市长。10月3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平津地区为第十受降区,由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受降区司令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其中,在天津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团、第9独立旅团,日本投降代表为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他是日军在天津的最高指挥官,奉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津,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北方大都会,曾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饱受摧残,也在胜利的曙光中见证了日军的最终投降。今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记住伤痛与耻辱,更是为了铭记天津人民坚韧不屈的抗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 屈辱岁月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等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此后,日本发动和参加了多次侵华战争。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和距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北方的水陆交通贸易枢纽,拥有广阔的资源腹地,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在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阴谋中,天津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成为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工业基地、掠夺中国战略物资的中转港口。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两亿三千余万两白银的赔款,遂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剧膨胀,开始积极谋划并加入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中。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充当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锋。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军驻扎在海光寺,开始了长达45年的驻军历史。

1875年,日本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以后随着天津在日本侵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领事馆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成为日本控制华北地区的中枢。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断扩张。日本租界内设有警察署、宪兵队、居留民团等机构,以及以各种名义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之后,日军将天津视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兵站。1937年8月1日,日伪政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天津日伪政权以军事镇压为依托,从思想、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全方



沾上丛话

大悲禅院是天津名刹,历经沧桑变化,寺院内存了不少佛教文物。2001年,我曾着重对寺院珍藏的佛教文物做了考察。据我所知,大悲禅院文物之精华主要是一批古代的佛教造像。当时寺院内存有金铜、石刻、木雕、陶制佛像共计130件,雕造年代自南北朝、隋唐至明清不等。最大的石佛像高达1.5米,一些元、明、清铸造的鎏金佛像均价值非凡,其他石质、木质造像亦颇精美(不排除有部分后仿之品)。这些佛像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海关截留之物,后归入大悲禅院。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曾派人从精选两件入藏于故宫博物院,余下的仍不乏精品。

目前,大悲禅院内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这里的明代佛教造像。明代是佛教造像人格化、世俗化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时代,情理并重的理想美造型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年该寺院后殿供奉的千手观音像,系柏木雕成,表层镶纯金,金光照人,传为明代作品,可惜在特殊时期被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四)



宝物现身 大悲院

章用秀

毁。现今寺院中体量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当数念佛堂供奉的毗卢遮那像和释迦大殿供奉的释迦牟尼像,两尊佛像均为明代所铸,可谓16世纪天津地区佛像铸造工艺的代表。

毗卢遮那,有时又作毗卢折那、毗卢舍那等,意为“光明遍照”“大日”等,是中国佛教寺院中常见的一尊佛像。对毗卢遮那,有不同的解释。天台宗将毗卢遮那作为法身佛,与卢舍那(报身佛)、释迦牟尼(应身佛)合为三身。法相宗亦主三身说,只是名称不同,他们把毗卢遮那佛作为自性身,以卢舍那佛为受用身,以释迦佛为化身。大悲禅院的这尊毗卢遮那铜佛高约1.8米,虽金色已褪,却更显古朴斑驳。其形象为头顶五佛宝冠,手结大智拳印,结跏趺坐于后配的莲台上。丰颐秀目,仪表堂堂,呈现出一种宁静与含蓄,为国内罕见的珍贵文物。以往有人将其断为唐代作品,甚至写入书中。根据其造型等特征,我认为其为明代所铸。北京来的专家看过,也说是明代作品。

释迦牟尼像通高5米,重约6吨,为国家二级文物。这尊巨像其形体之大、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在全国均为罕见。释迦佛祖跏趺端坐,蓝色发髻作螺形,桃状顶光凸起。左手下展作愿心印,右手抬起,掌心面向殿门。面容端庄,雍容睿智,双目微启下视,眉宇弯弯如月,嘴角深沉含蓄,带有一种特有的安详、平和、慈爱而又静谧的微笑。这尊佛像原是供奉在静海县曹村的大佛寺的,后该寺院被毁,20世纪80年代初移至大悲禅院。

在大悲禅院的文物中,除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古代铜、石造像外,还有几件藏品亦是弥足珍贵。其中,《大乘妙法莲花经》一函共九册,为明代宣德元年(1426)正月初一所制的手抄经卷,绘有《佛祖说法图》,精美绝伦,其上还有清朝同治年间一掌管盐务的官员在“龙山醍醐般若吉室”题写的序文。刻经紫砂钵,质地细腻古朴,周体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俗称《心经》),用行书书写,字体颇具二王神韵,系新加坡罗福盛居士在新加坡市肆用重金购得,于1993年奉献大悲禅院。经初步鉴定,为清光绪年间大悲禅院奉行传授大戒仪式时的珍品。此外,大悲禅院还保存有元代擦擦、唐卡,以及李叔同早年在天津参加科举童生试的考试卷等,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 走向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七大”,号召解放区的军民在各方面准备大反攻,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德、意两国已经宣布投降,欧战结束,日本失败已成定局。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在中国解放区军民全面大反攻,美国先后两次向日本国土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进入中国东北摧毁关东军等一连串强大攻势的震慑下,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一号命令: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军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9月2日上午9时,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

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南京受降仪式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划定了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16位高级将领出任受降主官,规定辖区内的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

在日军投降的时候,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已处在冀中、冀东、渤海三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天津地区此时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八路军也已经占据了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日本宣布投降后,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此时还远在广西。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下令城内日军和伪军不准向中国共产党部队投降,所以,当八路军准备进入天津城时,遭到了城内日军和伪军的疯狂抵抗。同时蒋介石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驻天津日军的投降。

1945年8月13日和9月30日,蒋介石先后任命张廷谔、杜建时为天津市市长、副市长。10月3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平津地区为第十受降区,由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受降区司令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其中,在天津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团、第9独立旅团,日本投降代表为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他是日军在天津的最高指挥官,奉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秋一深,空气里就漫开一种稠得化不开的香。不若春花的浓烈,也不若夏荷的清冽,是一种带着烟火气的、暖融融的香——五谷在阳光里晒透了,把整个季节的饱满都酿成了这缕人间味道。

村后的稻田该收割了,远远望去,一片金黄,像铺了块巨大的金丝毯,风一吹,“毯”上就起了波纹,哗啦啦的,像稻穗在说话。农人们戴着草帽,看收割机把大片大片的稻子揽进怀里。偶尔有稻谷从稻穗上掉下来,落在泥地里,农人也不捡,笑着说:“给土地留些,明年它还会还给我们。”我站在田埂上,看阳光落在稻穗上,每一粒稻谷都闪着光,像撒了把碎钻。凑近一闻,稻花香还没散,混着新土的气味,飘散出最朴实的秋味。

打谷场边的糜子也黄了。糜子秆儿比我还高,顶着红褐色的穗子,风一吹就晃一晃,像一串串小灯笼。父亲把糜子捆成垛,码得整整齐齐,说要等个好天儿脱粒。我躺在糜子垛上看天,天特别高,特别蓝,云走得很慢,像被谁用线牵着。有时候会有鸟群飞过,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说“该收粮啦,该收粮啦”。

最热闹的是晒豆子。黄豆、绿豆、红豆,母亲把它们摊在苇席上,摊得薄薄一层,让太阳好好晒着。豆子在席子上滚来滚去,偶尔有几颗滚到地上,我就追着捡,捡满一小捧就交给母亲。母亲笑着摸我的头:“攒着,等冬天给你煮豆子饭。”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军第118师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解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托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